



苦难的标志

「苏」瓦·贝科夫 著



苦难的标志

[苏] 瓦·贝科夫 著

俞启骧 王 醒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ЗНАК БЕДЫ

《РОМАН-ГАЗЕТА》№ 2 • 1985

责任编辑：张晔明 孙厚惠

封面设计：张守义

插图：王松引

苦难的标志

Kunande Biaozhi

〔苏〕瓦·贝科夫 著

俞启葆 王 醒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03 毫米 1/32 • 印张8 10/16 • 插页2 • 字数 205,000

1987 年5月 第1版 1987 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3,262

统一书号：100093 • 763

定价：1.95 元

译者序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贝科夫 1924 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州的一个农民家庭。战前在维捷布斯克州立艺术学校学习，卫国战争爆发后自愿奔赴前线，参加过多次战斗，曾两次负伤。战争期间他转战各地，到过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1955 年从部队复员，在报社做过多年编辑工作。

贝科夫从 1949 年开始写作，其成名作品是中篇小说《第三颗信号弹》，获 1962 年白俄罗斯国家奖金。之后，又相继发表了十几部很有影响的战争题材小说，其中《方尖碑》和《活到黎明》两部作品同获 1974 年苏联国家奖金。

贝科夫是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苏联战争题材文学的“第二次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前线一代”作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现在已是当代苏联文坛上举世瞩目的著名作家。

贝科夫一贯的创作特点是从道德的角度写战争中的普通人。他的作品与某些作家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迥然不同，主人公往往只寥寥几个，都是充满爱国激情、具有高尚品德的人物。作家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抒情的哲理叙述，把他的“小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真实感人。

《苦难的标志》是贝科夫的新作，发表于 1983 年。作者通过白俄罗斯某偏僻农村的一对老年夫妇彼得罗克和斯捷潘妮达一生的坎坷经历和他们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深刻地揭示了苏联人民爱国主义的精神基础，极其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农民走过的一条艰难

曲折的漫长道路。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以愤怒的笔触勾勒出人民的叛徒、德国人的走狗和集体化运动中的投机分子的可憎嘴脸，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心理状态和历史根源，从而起到反衬的艺术效果。

小说的情节虽然简单，但环环紧扣，十分紧张，最后以两位主人公的悲壮牺牲结束。贝科夫的艺术特色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艺术才华达到了新的高度。

我们译完这部小说正准备将译稿送交出版社时，从报刊上得知《苦难的标志》荣获1986年度苏联列宁奖金的消息。我们为能向我国读者译介这样一部优秀作品而感到高兴，同时也恳请广大读者指出译文中的疏漏不当之处。

1986年5月30日

过去这里曾是庭院宽敞的庄园，但时移人亡，庄园已化为乌有。仅在个别地方可以看到露出地面的一些残垣断壁和原来前厅门前的两块石头台阶。门口的这两块阶石仍如许多年前一样在老地方没动，一群褐色小蚂蚁选中了附近一带安身幽居，它们不辞辛苦地在沉入泥土中的下层石阶上穿梭奔忙。山沟里的赤杨树丛沿着村外田野一直蔓延到院落前。在原先厨房的位置上长出一簇簇繁茂的蔷薇，周围是郁郁葱葱的牛蒡、苘麻和马林果。水井上光溜溜的，空无所有，井架早已烂掉，也许是被人拆走了，井水因无人饮用早已流入地下，干涸了。原先房舍的旧址上，一棵带刺的小野梨树从杂草中探出来向着太阳——可能这是早先生长在这里的梨树的逆子孽种，也可能是林中飞鸟衔来的一粒种子，偶然落在这里自己长出来的。

从大道上望去，除了一棵楸树外，没有太多东西能说明从前这儿是座庄园。过去庄园门前本来有两棵绰约多姿的楸树，另外一棵早已踪影全无，留下来的这棵也是一副寒酸相：有一侧树身已烧焦，粗大的树干丑陋不堪，而且已经腐朽，表面凹凸不平，全是大大小小的窟窿，天晓得它是怎么支撑住那几根大树枝的。从林中飞来的小鸟，不知为什么从不在它的树枝上栖息，却喜欢在附近高大的赤杨树丛上停歇。乌鸦或许记得些什么，也可能以其天生的本能嗅到这棵模样难看的树上有灾祸的气息和昔日苦难的标志。这里的一切都印有这种不幸的痕迹：烧成灰烬的庄园遗迹，逍遥自在的蓬蓬杂草和悬钩子，洋洋自得、荆棘刺手的野蔷薇，以及那棵弯弯曲曲的小野梨树。在杂草丛生的瓦砾中，一棵

细挑的小山楂树刚刚长出几片绿叶。它孤零零的，无依无靠，但却毫无惧色。只有它显得象是一位世外来客，象是希望和另一种神秘生活的化身。

这里其余的一切恐怕都属于被腐朽和死亡所征服了的过去。

的确是一切都属于过去，只有不受时间支配、包罗万象的人的记忆除外，因为亘古至今记忆就具有把过去转化为现实，把现实和未来连结起来的能力……

1

一头奶牛贪婪而耐心地啃着夜露滋润的青草，一边照它走惯的路线慢慢悠悠地往前挪动；顺着大道旁杂草丛生的沟渠，从路堤边上穿过长满青草的低洼——那里有一块样似肥猪的光溜溜大圆石，——然后朝林边走去。树林的边缘是巨大的弧形，把山丘和小庄园围了起来。斯捷潘妮达知道，奶牛一到林边就要朝羊谷方向拐，在那里的赤杨树丛中，要格外小心照看，免得它走失。鲍鲍夫卡虽是头黑白间杂的花牛，但很伶俐，只要一放出去吃草，它就会在树丛里乱窜。然而在林子边上，它无处可藏——一段不高的路堤和一片光秃秃的土豆地，所以她可以在这里放心坐一会儿。斯捷潘妮达把胯骨靠在大圆石上，紧紧并拢两只赤脚，不时朝她的鲍鲍夫卡瞅一眼。

虽然脚踩在露水打湿的草上感到很凉，而且还有风，但天气并不冷。天上阴霾密布，从早上太阳就未露面；灰蒙蒙的田野令人

心里沉甸甸的，秋风飒飒刮个不停，她真想转过身去避避风，裹紧棉袄躲在那里不再动弹。旁边的大道上空荡荡的，悄无声息，这些天来一直如此，现在这里行人寥寥，没有来往车辆。偶尔有个过路人，那大都是附近村里的妇女急急忙忙到镇上去，多半是一大早出来，傍晚才回去。这条路上的冷落景象使斯捷潘妮达黯然心酸，特别是不久前这里还车马喧嚣，熙熙攘攘，数不清的部队日夜兼程奔向东方，好象千军万马无尽无休，因此村子里随之也没完没了地忙碌。事情很显然，宅园坐落在大道旁，一旦有什么需要，一眼就看见了它。斯捷潘妮达和彼得罗克累得筋疲力尽，对每个来人都有迎有送。他们有的乘车进来，有的跑步进来，在这里停留片刻，换换鞋，喝口水，大热天在椴树底下歇歇乏，喂喂马，自己吃点东西，再打听打听路。一天傍晚，大道上不怎么拥挤了。人流明显减少。有完全中断的迹象，也没有再过汽车，而一队红军战士离开大道，在土豆地里分散开来。两名指挥员骑马来到村子，打开地图看了半天，他们的马夫要了一桶水饮马，并说这里快打仗了，留在村里危险。斯捷潘妮达很害怕，在牛角上套了根绳子，穿过树丛到羊谷去了。彼得罗克留在村里，家总不能无人照看。她提心吊胆地在桦树林里整整坐了一夜，第二天又呆了半天。过了中午，飞机嗡嗡响，接着大地颤动了一下，不知什么地方轰隆轰隆响了一阵，羊谷那边的空中升起一股灰色烟柱。斯捷潘妮达逐渐从惊慌中镇静下来，她知道这离的还远，在大道上，可能还要远，在镇上，不大工夫，一切又重归平静，好象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事。等过了一会儿，她心有余悸地牵着奶牛往庄子里走去。她以为房屋已被炸毁，彼得罗克已不在人世了。然而，宅园却安然无恙，静静地呆在道旁附近的椴树下面，而她的彼得罗克刚从院子里的地窖钻出来，胡子上沾着干草，正在来回溜达，微风把他那自卷喇叭筒烟的熟悉的青烟从木栅栏那面吹过

来。

那天夜里，红军战士在土豆地里留下一条没挖完的战壕，绕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大道上空荡荡，寂然无声，次日早晨有几辆军用马车调转车头往库利巴克去了，因为飞机炸毁了松林那边干涸的杰列维扬卡河上的桥，走大道到镇上去已不可能。

德国人统治下的新的、陌生而可怕的生活开始了。这种生活顽强地一步步巩固下来。首先是解散了新村的集体农庄，大家把农庄有限的财产、工具拿走了，把马匹牵走了，斯捷潘妮达也打发彼得罗克去牵自家那匹归公的牝马。但是牝马没有了，原来在德国人进来的前一天，农庄派一个半大小子套车去车站，可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她呵斥彼得罗克，说自己的马没了，就该另牵一匹——没有马怎么干活？以后日子怎么过？可这个缺心眼的彼得罗克老头子能办什么好事？他就知道一件事，不声不响地抽他那臭气熏人的马合烟。如今可好，看你怎么过吧。幸亏鲍鲍夫卡还在，全指望它了，现在倒能养活两口人。将来怎么办？

这时，鲍鲍夫卡大概不愿再在道旁坚硬的斜坡上吃草，直往路堤上爬。斯捷潘妮达从圆石上站起身来，怎么能让奶牛在路堤上露面，一旦让别人看见，弄不好会出岔子的。在德国人统治下生活了两个来月，她明白飞来的横祸防不胜防，不管你怎么躲藏，只要他们想找，总能找到。何况德国人已在当地网罗了一批帮凶和伪警察，他们对这里所有的人都一清二楚。上周在广场上绞死了两名共产党员，其中一个是中学校长，她的费妮亚和费佳还在那所学校念过书。在镇里，房屋的墙壁和栅栏上到处贴满了白纸告示，警告对每个违令抗命者，特别是反抗德国当局者，都要给予严厉惩治。

斯捷潘妮达爬到路堤斜坡上，用树条轻轻抽了一下鲍鲍夫卡的屁股，鲍鲍夫卡立刻不慌不忙地迈着步子，顺从地走到壕沟

里。这儿的草都是高棵杂草和苦苣菜，虽然不很好吃，不过吃一天还是能吃饱的。斯捷潘妮达在大道上站了一会儿，从路堤上眺望树旁的这片地，这里的一草一木她都非常熟悉。这块地已不属于她和彼得罗克，归集体农庄所有已十年之久，现在要归谁呢？德国人未必能把土地还给农民，大概他们也知道，一旦给出去就再也不要不回来了。不管这一小块土地，这片被上帝诅咒、被人们称做“各各他”^①的小丘多么贫瘠，她总是很爱惜它，就象母亲心疼自己唯一的孩子，尽管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她那并不年轻的双腿曾在这里走过多少次！疲累的双手曾在这里干过多少活！多少年来，她和彼得罗克在这里耕地。播种、收割、施肥、砸坷拉。这些简单的庄稼活有时费佳也来干。费妮亚想念书，到明斯克去了。她的这两个孩子现在都在哪儿呢？费妮亚可能还活着，要是她侥幸能及时向东撤退，现在就在俄罗斯^②什么地方。费佳呢？秋天参的军，一冬天从拉脱维亚写回来三封信。他刚到坦克部队服役，战争就爆发了！他现在在哪儿？还活着吧？

太阳透过一窄条云缝露出脸来，大地被突如其来的寒光照亮了。寒秋萧索的原野登时一扫凄凉的景象，好象在笑脸欢迎盼望已久的阳光的爱抚。经斜阳一照，地上的菜园、果园和路旁高岗上的一长排新村房舍，都轮廓清晰地显露在眼前，再远一点儿，一片参差交错的杉树林郁郁苍苍。在它附近靠右一些的斜坡上，有一片茂密的小松林，一条羊肠小道从林中穿过。松林旁的田地那边，一座农家宅院在两棵枝繁叶茂的老椴树掩蔽下投下长长的阴影。这就是她的亚希莫夫什纳。斯捷潘妮达定睛细望，想看到彼得罗克，看看老头子在那里干什么。早晨赶牛出来的时候，她

① 基督被钉死的地方，在耶路撒冷附近。此处用来象征苦难。——译者注

② 此处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者写的是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事。——译者注

给他安排了一些活儿，主要是给菜园子里的土豆堆培土保温。但是不见彼得罗克在那里，而且太阳很快又隐没到乌云后面，田野重又变得阴沉沉的，因此她也没能看清院子里的情况。

斯捷潘妮达走下路堤——没事儿站在大道上干什么，——慢慢朝奶牛走过去。

她已经离开那块大石头很远，眼看就走到树林边上，突然听到大道那边有动静。她抬头仔细听了听，看到路堤上蹦蹦跳跳的鲁奇卡才算放了心。小狗跑到路边突然停住，认出女人后，高兴得摇起尾巴来。顺风又传来沙哑、粗壮的吆喝声，斯捷潘妮达知道，这是新村的扬卡在大道那边放牛，而她在道这边放鲍鲍夫卡。果然，他随着鲁奇卡来到路堤上。这个半大小子两腿很长，深色衬衣扎在裤腰里，手里拿着根鞭子。斯捷潘妮达经常在路边的这块地里或树丛里碰到他赶着四头牛，每次碰到他斯捷潘妮达的心里都很难过，非常可怜他，因为他骨瘦如柴，无人照顾，裤子破烂不堪，腰里系着一节绳子头，老是光着脚。他惊恐不安地盯着斯捷潘妮达的脸，好象要弄明白什么搞不清楚的事情，有时还想用莫名其妙的手势和粗声粗气的喊声说些什么，而且常常是突如其来，把她吓一跳。有时她想对他说件事，可他总是哇啦哇啦喊一阵，也不知道他是否懂了。但是当她把土豆或一块牛油面包递给他时，他会马上接过去，坐在地上吃个净光。大概他经常饿肚子——那还用说，他不和自己亲妈住在一起，而是住在远房亲戚家，打春后开始给人放牛挣个吃喝，找个住处。

牧童朝他那儿头牛瞥了一眼，把鞭子在空中抽得啪的一响，然后走到斯捷潘妮达跟前，不声不响地坐到路边上。他膝盖以下的腿都裸露在粗布裤子外面，腿上全是一道道的小伤口，两只手抱在胸前，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冻得缩成一团。

“呃—呃，啊—啊—啊！”他想说什么，“啊—哎—哎！”

谁知道他为什么犯愁？为什么头发蓬乱、戴一顶帽檐折断了的皱皱巴巴便帽的脑袋一个劲儿地发抖？他那双瞪得溜圆、天真无邪的眼睛表露的是什麼感情？平常碰上有事，斯捷潘妮达就把鲍鲍夫卡交给他照看半天或一早晨，回来时总是给他带点吃的——油饼、油渣、一把豌豆或从树上摘下的一个熟苹果。可这会儿她什么也没有。

“冷吗，扬卡？你干吗不带件厚点儿的衣服？”她从下面看着他，责备地说。

“啊——啊，哎——哎——哎！”他摆了摆手，咿咿唔唔地说。

“风这么大，着凉了要生病的。懂吗，要生病的，”她拍拍自己的胸。“去拿件衣服！穿暖和些！”

扬卡好象听明白了点儿，急忙跑到大道上，朝他那儿头牛瞅了一眼。

“啊——啊——啊，呜——啊——啊——啊！”

“去吧，去吧！”她说。“我看着。我看着！”她大声重复了一遍，而且指了指他的牛和自己的鲍鲍夫卡。

令她惊异的是他好象听清楚了，明白过来。他从大道上跑下去，挥着鞭子把前面的一头黑牛赶回来，便往松林跑去。从这里可以看到大道在松林旁边向新村方向拐了过去。鲁奇卡先是跟着跑了几步，后来好象想起自己放牛的责任，便跑回来坐在斯捷潘妮达附近的路边上。

“鲁奇卡，鲁奇卡，过来！”斯捷潘妮达喊道。可是，鲁奇卡只动了动耳朵，它专心注视着安静地在壕沟里和堤坡上吃草的牛群。总的说来，这是一条满不错的狗，不过有些狡猾，它不看到你手里拿着吃的，是绝不会朝你走来的。

为了照看扬卡的牛群，斯捷潘妮达把鲍鲍夫卡也赶到大道这边来，自己则留在路堤上。她从这里可以看清所有的牛，堤上的

草干爽，好走，不过这里的风很硬，她转过身去背风站着。天空中乱云疾飞，也不知太阳现在在什么位置，还有多长时间天黑。不过，能感觉到时间早已过了中午，再有一两个钟头就该天黑了。过去，她喜欢而且老是盼着这个时刻，因为活干完了可以回到家里，一家人团聚。繁杂的家务活她从来不感到是负担，即使在地里劳累一天，回家照样干。现在呢，夜晚的降临并不使她高兴，她也无心点火做饭，家可以说已经没了：老人一个接一个故去，孩子们刚刚长大就都远走高飞了，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一切艰辛和欢乐也都随之消逝。就剩下一个彼得罗克，两个老人能有多少需要？随便吃上一口，盖上破羊皮袄躺下睡就是了，晚上也不想生火，这样就挺好。不错，还有牲畜和家禽：一头奶牛，一口小猪，十只母鸡。需要照看它们，给它们喂食、饮水。这几乎就是她的全部家务活。

新村牛群中有一头棕黄色小牛逐渐落到后面，斯捷潘妮达朝它轻轻吆喝一声。那头牛显然对生人的声音不熟悉，仍然慢慢腾腾的，不去追赶牛群。斯捷潘妮达从路堤上走下来，跑到后面把牛赶过来。当她重新爬到大道上时，突然看到有个人打松林那边飞快地跑过来，跑得背上的衬衣鼓得老高。她定睛一看，跑过来的人原来是扬卡。他怎么回来了，为什么不到新村去？风吹得眼泪直流，透过泪珠她紧紧盯着扬卡，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地翻腾起来——扬卡那种莫名其妙的慌张神情传给了她。

斯捷潘妮达呆呆地在大道上站了一会儿，她已猜到准是出了事，只是不晓得是什么事。后来她曾多次回忆起这种预感，并对预感的准确性感到惊奇，当时她已觉察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会骤然打乱她的全部生活。她怀着一种近似恐惧的感觉朝扬卡迎去。扬卡还没跑到她跟前就冲下路堤，朝最前面的一头牛奔过去，抽了它一鞭子，拼命地把牛群往回赶。这些牛开始不愿意回去，后来

一个跟着一个沿壕沟朝林边跑去；扬卡声嘶力竭地乱喊一气，还不断挥舞鞭子，一只手不住地往后指。由于惊恐他的脸变得十分难看，斯捷潘妮达拿不定主意，但也把自己的鲍鲍夫卡往回赶。看来是那边松林里有危险，应当躲一躲。她是这样理解扬卡惊慌的原因，而且自己也害怕起来。

过了一刻钟，他们把所有的牛都赶到了大道旁沼泽地边上的赤杨树丛里，然后她走到扬卡身边。牧童用一种陌生的、她不熟悉的眼光望着她，哇啦哇啦地连声喊叫，一只手一个劲儿地指着大道，神色慌张地想说什么。

“那里出什么事啦？怎么啦？”斯捷潘妮达问道。她看到扬卡那张生有雀斑、被风吹得干皱的脸上是一副恐惧表情，瞪得大大的眼睛里也流露出这种不祥的恐惧神情。可是，扬卡只能用手势比划，冲着树丛双手在空中又画圈，又摆弄手指头。她仍然什么也弄不明白。

“天哪，怎么生了这样一个笨蛋！”她第一次这样恼火地想道，接着便侧耳细听起来。但是，赤杨树丛里静悄悄的，枝叶间风声飒飒，有一头牛钻到树丛里碰得树枝噼啪直响。大道上也寂然无声，于是斯捷潘妮达决定到松林那边去看看。

“你看着鲍鲍夫卡。给我看着这头牛！我去去就来。”

扬卡只是含糊不清地哇哇一阵，还不住地摆手，可能是不懂她的话，也许是不同意她去。她等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朝大道走去。

大道上仍然空无一人，松林旁也是悄无声息。她站了一会儿，想了想，也没上堤，顺壕沟疾步走去。

尽管她目不转睛地朝大道那头仔细观望，而且停下来三、四次听听动静，寻思寻思，但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到底扬卡出了什么事。新村和她家附近的土豆地一样，也是一片寂静，阵阵寒风

迎面吹来。她觉得太阳马上就要从乌云后面钻出来，可是却始终没有露面。她已经走到松林边上，茂密的松林在大道两旁伸展成两条狭窄林带。这时，一种奇怪的声音第一次传进她警觉的耳朵。仿佛远处松林那边，透过寒风凛凛的空中，传来一阵沉重的撞击声。她猛然醒悟到：桥！不错，肯定是离树林那边不远，大道拐弯的地方出了什么事，那里，从夏天起炸毁的桥残骸一直竖立在河上。

斯捷潘妮达放慢脚步打算停下来，但没有停，却撒腿往林边跑去，故意躲开大道，闪身进了密林。

这里离村子很近，所有的小路她多年早已走熟，了如指掌。她连跑带颠，不时碰到带刺的树枝上，绕过长满小松树的那片不高的土岗，小心翼翼地从小树林里探出身来朝辽阔的草原观望。那里有一条小河，从这里看不见。桥那边人声嘈杂，响起一阵圆木从大车上卸下来，落在地上发出的沉重声音。她拨开面前纷乱的松树枝一看，顿时呆住了。桥旁边的大道上，紧靠河边，在炸得乱七八糟的路堤上有人在干活：有的挖土，有的从车上往下卸圆木；岸上，在歪歪斜斜的木桩和方木旁边站着几个男人，穿着从未见过的军服，背着枪。其中一个戴一顶高高的大檐帽，一只手朝周围比比划划，其他人默默地听着，忧虑地望着坏桥的残骸。她心中猝然一震，恍然大悟：这是德国人！

“现在该怎么办？德国人来了会怎么样？我们的人呢？”彼得罗克忧心忡忡地想，“以后可怎么过？”

这些伤脑筋的问题有一大堆，一个也得不到解答，其他的就更谈不上了。白费心思，白伤神，肯定想不出什么主意来，只好听天由命。

但是，不想还不成，这些思虑总在脑际萦回，实在令人烦恼：战争一开始，这纠缠不清的苦闷就象蛀虫一样啃噬着他的心，简直无法摆脱。

但也不能说，在德国人新政权下村子里情况十分糟糕，有了什么变化。相反，这里几乎一切都依然如故。跟往常一样，秋天的麦收已经忙活完毕，喂着一头奶牛，猪圈里还能听到小猪的叫唤声，母鸡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吃的东西多少也有一些：园子里有甜菜、白菜、土豆，谷棚里放着三大堆禾捆——这是秋天和斯捷潘妮达在集体农庄遗弃的土地上收割的。桌子 ~~上~~ ~~在~~ ~~那里~~ ~~比~~ ~~过去~~ ~~有的~~ ~~时候~~ ~~还~~ ~~多~~，土豆还可以挖出一些来 ~~——~~ ~~在~~ ~~那里~~ ~~叫~~ ~~各~~ ~~各~~ ~~他~~ ~~的~~ ~~那~~ ~~块~~ ~~土~~ ~~豆~~ ~~地~~ ~~里~~，那是集体农庄的地，可以说现在没主了。新村有些胆大的妇女，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大道旁边悄悄刨土豆。他本来也可以挖两袋储藏起来，可是一到乘他连埋埋土豆的土都没有挖好。斯捷潘妮达叫他今天必须做完这件事，等一会儿她放牛回来，免不了又要吵架。彼得罗克此时无心思干活，

脑子里想的全是别的事。他心烦意乱，一个劲儿地抽烟，象个病人似的坐在门旁小板凳上，要不就漫无目的地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然而，他的注意力并不曾停留在任何东西上，周围的一切都已司空见惯，了如指掌，就象是他自己身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二十年含辛茹苦的生活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如今这种生活眼看就要结束，别的出路也不会有。要不是战争……虽说不能丰衣足食，起码还能平安无事地享尽天年。

最近下了几场雨，台阶旁边和栅栏下面杂草繁茂，长得很高，所以院子里非常潮湿，彼得罗克挑比较干爽的地方，沿土台走到院子中间停了下来。多年来他是这里的主人，不管日子过得好坏，这家是他惨淡经营的，可是现在他好象是在用一个陌生人的目光看着它，好象他要离家出门，不得不跟他度过一生的这个地方告别。其实仔细想来，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房舍早已旧了，虽然当时用的是好料——成材多脂的上等松木。墙壁的圆木有些干裂，但是没有一根腐朽的。房子还可以挺些年头，可以住人。屋脊该修补一下了，贴着烟筒的地方打春以来就漏雨，厨房里也漏。厨房和住屋是一个屋顶，中间隔着个前室。一下大雨，厨房里哗哗地漏，黏土地上积水成洼，斯捷潘妮达就骂骂咧咧，怪他一夏天都没打算堵上漏洞。他确实没打算干，不是这事就是那事，主要还是不大乐意拖着这把老骨头登着晃晃荡荡的梯子往房顶上爬，心想，雨一停，水洼就干了。麦秸腐烂了，一碰，漏得更厉害。房子已有百十来年了，还要怎么的，大概还是在农奴制时代盖的，厨房更早。彼得罗克记得，厨房的屋顶上总是长满一层绿色青苔，小窗户的玻璃由于年代久了，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彩。

这里最好的建筑物大概要算猪圈后面新盖的谷糠棚子了，从外表看，是院子里最不起眼的，用细松树杆仓促搭成，四面墙上全是缝，不过当谷糠棚子用很合适，既通风又挡雨。这棚子是和